

錢  
穆  
著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下  
冊

商務印書館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下 冊

錢 穆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ZHŌNG GUÓ Jìn SĀN BĀI NIĀN XUÉ SHÙ SHĪ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全兩冊)

錢穆著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民族印刷廠印刷

ISBN 7-100-02165-0/G·308

---

1997年8月新1版

開本 880×1230 1/32

199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568千

印數 5 000冊

印張 28½

定價：46.00圓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下冊目次

##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 許周生 方植之

四九九

里堂傳略

四九九

里堂著述大要

五〇〇

里堂論性善

五〇一

里堂論異端與執一

五〇九

里堂論一貫忠恕

五一一

里堂論同異一多

五一三

里堂論漢學考據

五一六

里堂論命·····	五二六
芸臺傳略·····	五二八
芸臺論學宗旨·····	五二九
次仲傳略·····	五四一
次仲與東原·····	五四二
次仲之復禮論·····	五四三
次仲之好惡說·····	五四八
次仲論慎獨格物·····	五五二
次仲論漢學流弊·····	五五四
次仲之史學·····	五六三
附 許周生·····	五六五
周生論學語·····	五六五
方植之·····	五七三
方氏論學大要·····	五七三

第十一章

龔定菴

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

五八〇

一 常州莊氏

五八〇

二 劉宋

五八四

三 魏默深

五八七

四 龔定菴

五九〇

傳略

五九一

定菴之論政

五九一

定菴之論學

六〇六

五 戴子高

六一五

六 沈子敦

六一七

七 潘四農

六二五

第十二章 曾滌生 附 羅羅山……………六三一

傳略……………六三一

曾氏學術淵源……………六三二

曾氏之風俗論……………六三九

曾氏之禮論……………六四七

曾氏之文章論……………六五四

附 羅澤南……………六五六

羅氏學術大要……………六五六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 朱鼎甫……………六六一

傳略……………六六一

著書大要……………六六一

東塾遺稿……………六六六

東塾論漢學流弊·····	六六七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	六七六
附 朱鼎甫·····	六九〇
鼎甫論學語·····	六九〇
第十四章 康長素 附 朱子襄 廖季平 譚復生·····	七〇二
傳略·····	七〇二
康氏之長興講學·····	七〇三
康氏之新考據·····	七一二
康氏之大同書·····	七三四
康氏思想之兩極端·····	七五二
康氏之孔教論·····	七六三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	七八六



#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 許周生 方植之

## 里堂傳略

焦循，字里堂，揚之甘泉人。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一八二〇年五十八。以舉人應禮部試不第，即奉母家居不出。母卒，即託疾閉戶，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著書數百卷，皆精博。

## 里堂著述大要

里堂與東原

論語通釋  
之年代

里堂論學極重戴東原，謂「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雕菰樓文集卷七申載。又曰：「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

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爲孔子之義理也。」文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學士書。是里堂論學，亦主以訓

故明義理，仍是「經學即理學」之見也。其先嘗爲論語通釋，在嘉慶甲子，此據文集卷十六論語通釋自序，木犀軒叢書所

刻論語通釋前序作癸亥，先一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七有焦循的論語通釋一篇，考論與此異，可參看。時里堂年四十二，其書體例即倣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而

作。文集序通釋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阮芸臺通儒揚州焦君傳亦作十二篇，蓋據文集序言之。今刻通釋凡十五篇：曰一貫忠恕、曰異

端、曰仁、曰聖、曰大、曰學、曰多、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據、曰君子小人；增異端、多、據三篇，而次序亦異。疑木犀軒本乃里堂以後改定之本。文集編次於嘉慶

二十二年丁丑，里堂年五十五，距其卒尚三年，今刻通釋殆尤後，出里堂晚年也。里堂又爲論

語補疏，書成於丙子，里堂年五十四。自序謂：「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自丙子上推十二年，則甲子也。故知今文集所收通釋序乃原稿，後通釋略有增廣而易其序文，乃誤記爲癸亥耳。補疏中於異端執一諸義，言之極詳，故知今刻通釋，其異端、多、據三篇，乃向後增入者也。里堂晚年又爲孟子正義，先於丙子冬，與其子廷琥虎玉，纂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立程自限，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翌年七月里堂下世，距正義成書整一年矣。凡里堂論學語，除散見文集外，大率萃是三書。而里堂平生精力所注，尤在周易，有雕菰樓易學三書四十卷，通釋二十卷，圖略八卷，章句十二卷。成於嘉慶乙亥。里堂於經學外，尤精天算，能詩文，淹博精深，阮芸臺以「通儒」目之，真無媿也。

## 里堂論性善

里堂論學極多精卓之見，彼蓋富具思想、文藝之天才，而溺於時代考據潮流，遂未能盡展其長

善論

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與東原、實齋鼎足矣。其立說之最明通者，爲其發明孟子性善之旨。其言曰：

性善乃性  
能覺於善

所謂性善，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聞之者耳。……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之所

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

孟子正義「滕文公爲世子」章，參讀文集卷九性善解五篇。

里堂論義  
之時變

曰：里堂言性善，以人之有智慧言之，又以人之能進化言之，其說亦本於東原，而人類之自以其智慧而進化者，其一段之歷程，里堂名之曰「變通」，變通之所得即善也，仁義則善之大者。故

仁義由於  
能變通

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

性不善。正義「性猶杞柳」章。

人類何以必出其智慧以求變？里堂則曰：變化所以爲利。故曰：

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義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羸虵之肉，飢則食，飽則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

正義「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章。

故人性之善否，視其心知之智慧。智則能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故曰善；不智則不能變而之於宜，而不得其利，故曰不善。人與禽獸之分在此。其界說明白通順，自來持性善論者未能及。今更進一步言之，此所謂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者，其實即人智之變也，即人之智慧之進化也。人智慧之能進化，即可以人之一生證之。故曰：

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

人智與年  
俱進

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

矣。正義「性猶杞柳」章。

里堂以人智之進化言性善，故不喜言赤子之心，曰：

赤子如洪荒

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莊子篇性乃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

漠焉。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

之。」豈知晦芒憔悴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漁佃之利未興，弧矢之威未作，

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疢毒於鳥獸羸虺之肉者又凡幾？

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

……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

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真樸未散，不亦僂

乎！……不失赤子之心，而即爲大人，於是傭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

禍於天下，與吃葉事魔者等矣。正義「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里堂既不喜言赤子之心，因亦不喜言心悟、心覺，謂：

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旨，皆亂天下之楊、墨也。正義「外人皆

斥覺悟而  
主行習

稱夫子好辯」章。按：此實焦學歧點，上云性能覺於善，何以言心悟又為楊、墨耶？

又曰：

明人講學，至徒以心覺為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為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弱者恃其心以為道存，

……真邪說誣民，孟子所距者也。

正義「離婁章句」條下。按：以赤子比洪荒固是，然今世只是洪荒變來，聖賢亦從赤子植基，既主性靈，何以又不敢言覺悟？焦學從此入

歧矣。絕事物習行而言覺悟，固不可；只有事物習行而無覺悟，亦不可也。

里堂近似  
顏李處

習行必有  
所因

里堂此兩條及前引人智明昧因習而殊諸義，極重學習，力斥心悟，且明舉周官「六德、六行、六藝」為說，頗似顏、李。然里堂似未見顏、李書，故正義自序歷引諸家著述，獨顏、李缺如。可見論學容有暗同，近人必主東原疏證聞之顏、李，實無的據，此亦可為旁證矣。里堂既深斥心悟、心覺之說，謂人智之開通進化，必有賴於習行，而習行必有所因。故曰：

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義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義，……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

好古敏求，何以因？即何以通變神化？……故非習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同上

里堂近恕  
谷遠習齋  
處

里堂性善  
論之不徹  
底

性之與反  
之

三百年學  
術思想不  
脫尊聖信  
古一見

習行必有所因，而歸於誦詩、讀書，博學詳說，此意近恕谷，可以矯習齋主習行而力攻讀書之偏。然後人學問，正不必全賴六經羣籍，仍自有仰觀俯察，近身遠物可因也。習齋力斥讀書，亦不能從此處著眼，乃專據禮樂爲習行之主，失之益遠。又里堂謂人初不知夫婦，伏羲教之有夫婦，人初不知熟食，神農教之有熟食，而曰：「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其說是矣。然伏羲、神農所以能發明人倫、火食以教人者，正亦由其性之善。則亦可謂非性善無以開其教，亦非能教無以證其性之善也。聖人與我同類，後世非不能再有伏羲、神農。孟子言聖人，有性之者，有反之者。「性之」則自「誠」而「明」，自發自悟，開教創義者也。「反之」則自「明」而「誠」，因人之教，反之吾心而知其誠然，信教服義者也。里堂因斥心悟、心覺之說，故其論性善，似偏於信教服義者言，於開教創義之理未能深闡，故其言重「因」不重「創」。則以當時漢學家讀書博古之風方盛，里堂浸染者深，遂不覺其言之偏倚。至習齋亦言性善，又力斥讀書，乃亦未能從此層發揮，則以習齋成學精神，本在其意志氣魄之堅強，不在其心知識解之湛深也。三百年來學術大體，要之不能脫「尊聖信古」之一見。雖若里堂以人智進化言性善，習齋以力斥讀書言習行，而結局均不免。然則陸王發明本心之



論，即孟子所謂「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之義，其末流之空言心覺、心悟者固可斥，其教人自發自悟，自開自創之風，苟言性善，決不能抹撥此路，又斷斷然矣。又按：里堂言「因」，本含二義：一則「所因」，如「通其所因」、「變其所因」、「神化其所因」云云，「所因」者，指其所變通之事實言；一則「所以因」，如「神農因於伏義」，及「非好古敏求何以因」之說，所以因者，即指所以為變通之方法與事實言。則「所以因」者，即是「革」，即是「創」，非「因襲」之「因」矣。里堂以變通言因，故但懲空洞之陋，而無承襲之弊，此則猶賢於當時漢學家，惟以讀書博古為學者已。

里堂論情  
之旁通

里堂言性善，其主要義有二：一曰義之時變，里堂謂「通變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為用，所謂『集義』。」正義「義內」章語。是也，其說如上舉。又其一則曰情之旁通。其言曰：

禽獸之情，不能旁通；……人之情，則能旁通，……故可以為善。情可以為善，此性所以善。……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如是則情通。……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為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為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此視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正義「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章。